



这个梦，即使再单薄、再弱小、再飘渺，却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这世界上的战争等一切灾难，平衡生活的不公等一切痛苦，让我们对这个世界、对我们的生活，抱有可以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。

「人生随想」

# 床单上的天空和草地

□肖复兴

曾经读过一篇文章，介绍二战期间一位美术老师和她的学生的一桩往事。这位老师和她的学生都是犹太人，当时住在布拉格。德军入侵后，将他们一起带到集中营关押，每人携带的行李有重量限制。这位老师宁肯取出自己的一些衣物，也不忘把一件厚厚的床单塞进行李箱。而且，她把床单染成了绿色。即使被关押进集中营，她还要坚持为孩子们上课，课余，她还要像以往一样教孩子们排戏、演戏。这件染成绿色的床单，就是戏中的布景，是戏中的天空或草地。

这则真实的故事，让我难忘，也让我想起我的童年。孩子天生都爱演戏吧，在我居住的大院里，我们一群孩子也曾经在放假的时候乐不可支地排戏、演戏，我们也曾经拥有过戏中出现的床单。只不过，我们是把床单挂在两株丁香树之间，当做演出舞台上的幕布。我，以及所有的孩子，即使是那些比我年纪大的大哥哥大姐姐，没有一个人将床单想象成戏中出现的天空和草地。床单都是我们从家里偷偷拿出来的，各家床单上的图案不尽相同，但没有一件床单上印有天空和草地；即使真的印上了天空和草地，以我们那时的认知水平，也不会想象到会是戏中的天空和草地，我们只是把床单当做虚拟舞台上的幕布。

现在看来，虚拟和想象是有距离的。这距离，到底在哪里呢？读完那则真实的故事，我常会惭愧儿时的见识浅陋。当时只是觉得演戏好玩，不会往深里想。都说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其实，那只是指在岁月静好日子里长大的孩子。在战争期间，那些从布拉格被驱赶进集中营的孩子，绝对不是一样的心理和生存状态。同样演戏，我们是在

和平的年代，四周没有刺刀和炮火；他们却时时刻刻都有被送进奥斯维辛焚尸炉里的危险（事实上，这其中的很多孩子和他们的这位老师，后来就是被送进奥斯维辛死亡的）。同样是演戏，我们觉得好玩；而他们却是通过演戏，在生命危急时刻燃起最后一点希望。这一点，正是这位可敬女老师的心愿。在那日日煎熬、时时被送进奥斯维辛的危险之际，正是这位女老师这样单纯美好而坚定的心愿，才会驱使她每晚带着这些孩子爬到楼顶的阁楼上排戏、演戏。她会和孩子们一起把那个染成绿色的床单挂起来，或铺在地上。床单就是天空和草地了，缀满星星，开满鲜花。黑暗中的绿色，燃烧起绿色的火苗，让孩子对这个残破的世界，对渺茫的未来还抱有一线希望。这位女老师还带着孩子们在那里画画，然后，趴在窗前，看窗外的夜空和远方——那可不是我们现在说得泛滥而时髦的“诗和远方”，是在战争的苦难中升腾起的对未来并未泯灭的最后一点希望。

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都会为这位女老师和这些孩子们而感动。我也曾经是一名老师，我会想，如果我面临这位女老师的处境，在被关进集中营之前的匆忙之中，我会想起把家里的床单染成绿色，让床单成为天空和草地，塞进行李箱里吗？在凛凛的刺刀之下，在狰狞的炮火之中，在沉重的压力面前，在临行的慌乱之中，我还能有这样一份到那里之后要带孩子们排戏、演戏的心思吗？真的很惭愧，我恐怕做不到。

在读罗兰·巴特的《文之悦》一书时，读到其中“梦”一节，看到他写道：“梦是一个未开化的轶事，由完全开化的感觉构织而成。”不知为什么，我再一次想到这位女老师和她的学生们。我忽然想到，那被染成绿色的床单，其实就是他们的梦啊。这位女老师在心中先有了这样一个“完全开化的感觉”，先织就了这个梦，然后再把这个梦传递给她的学生们，让这个梦在孩子们的心里一起升腾起来，让这样的梦不仅成为一则轶事，更成为感动我们的一个传奇。

包括女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排戏、演戏在内的一切艺术，其实，都是人类之梦。这个梦，即使再单薄、再弱小、再飘渺，却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这世界上的战争等一切灾难，平衡生活的不公等一切痛苦，让我们对这个世界、对我们的生活，抱有可以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。

所以，他们可以将床单变成天空和草地。而我们童年的床单，只是演戏时的幕布。

在回忆中，我们的床单，还是床单；而他们的床单，已经成为一种梦境。

「读史札记」

# 从赵明诚的学历看北宋的学制

□孙葆元

赵明诚是李清照的夫君，山东诸城人，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太学生。太学是北宋年间的“官学”，可以理解为朝廷创办的大学。但太学不是第一位的学府，在它之上还有国子学，这种学府的生员入门设置并非学业程度，而是取决于学生的身份等级和门阀限定。比如北宋的国子学，只有京朝七品官以上的子孙才有资格入读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载，太学仅是国子学下设广文、太学、律学三馆中之一馆。

那么，大学的学科是什么呢？《宋史·职官五》记载，太学教九经、五经、三礼、三传、学究，律学馆教明律。九经是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礼记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春秋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，考试时抽120条段落，必须回答对60条才算合格。五经与九经重叠，包括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，抽80条，须答对50条才算合格。三礼是史科，选择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为科目，属于辅助教材，在科考中抽取章节段落命士子当场阅读，考察识辨难字、分辨句意，明达义理为合格。三传是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，要求考生在考试中答义110条，并且问经注六条、疏义四条，以通六者为合格。律学馆教明律，就是法律的学习，所有的学官和举子都必须学习，而且要参加考试，考试中给五道案例，检验士子的能力。太学生也要参加科举考试，颇有点像今日的普法教育。对有些走上仕途的人，这种教育却是判案的训练。看大学的学科设置，还是旨在培养实用型人才的。

赵明诚为什么进了太学而没有进国子学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赵明诚进太学时，宋徽宗刚刚登基，立刻拜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为礼部侍郎、御史中丞，按官品应在从三品的位置上，他的子女进入国子学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这就要看宋徽宗朝国子学与太学的关系了。

国子学始于两汉，赓续于盛唐，取士的门槛极高，非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不得进入，能够入学的都是国公王孙、世袭贵胄，这样一来，就把它变成了贵族学府。到了北宋，国子学门有所放宽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国子生员“系籍而不至”，只挂名学籍，而不入学就读。这个学校就办得特没劲。为了提升教与学的积极性，朝廷特许“其未入于籍而听习者，或有冠裳之族不居乡里，令补监生之阙”。条件降低了，放宽到虽未“入籍”，只要是居住在京师的卑微官吏子弟皆可入校学习，可是仍然无法满足学府开办的宗旨，于是条件再一再二地宽宥。景德年间规定，“远乡久寓京师”的普通举子，有“本乡命官保任”，经国子监最高长官考察允许，也可以“附学充贡”，便可堂堂正正地补缺。看来属地就读不独今日才有，从宋时就已经实行了。如此一来，国子学便不再是贵胄子弟的专属学校，于历史本是一种社会进步，摒弃门第，生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宋朝本是一个封建等级社会，世袭观念不会因一个国子学的式微而改变，国子学无可奈何地落下去。

宋徽宗办教育还是有眼光的，在他的任上还创办了算学、书学、画学三种专科学校。

崇宁三年(1104)又在京城南门外设立“辟雍”。“辟雍”者，效仿商、周天子之学，其实是太学的外学，有点像今天的预科班。这所外学规模宏大，构造外圆内方，寓意深刻，无声地告诉学子：处世圆通，内心刚毅。这所学府能容纳各路贡士三千人，不仅如此，据《宋会要·职官》记载，朝廷还给予太学生优厚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。

先说经济待遇。宋徽宗规定，外舍生每月可领津贴850文，内舍生和上舍生每月可领津贴1090文。这大大刺激了生员的学习积极性。再说政治待遇，“如学行卓然尤异者，委主判及直讲保明闻奏，中书考察，取旨除官。”

查赵明诚年谱，他并没有参加科考的记录。崇宁四年，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赵明诚即授鸿胪少卿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原来，崇宁三年(1104)，宋徽宗实行了新的教育改革，“尽罢科举”，实行“舍选”。即是说，废除以往的乡试和礼部考试，取仕直接由大学推荐。《宋史·选举一》说，“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”，太学就成为全国士子入仕的主要途径，不仅官宦人家，士庶子弟也可由此获得参加殿试的机会，国子生却可以附属于太学“升贡”，太学一下子成为入仕的唯一通途。

这个改革实行了七年，似乎也有缺陷。到宋徽宗宣和三年(1121)，又恢复科举考试，然而“舍选”并没有废止，两条取仕的路并行。朝廷仍然看重“舍选”的状元，就使太学格外引人注目。

赵明诚的命运随着父亲赵挺之的起落而沉浮。大观元年(1107)，赵挺之遭蔡京诬陷，导致在京的亲戚、家眷均受株连。赵明诚入狱，一番审查，却“皆无事实”，遂被放出。其母郭氏夫人无奈之下，带着三个儿子和儿媳李清照回到青州。直到宋徽宗宣和三年(1121)，赵明诚才被起用为莱州太守；宣和七年(1125)改任淄州太守，这时候离北宋覆亡已经不远了。两年之后发生靖康事变，北宋覆亡。时代进入南宋，国子学统归于太学。

在南宋，太学有了巨大的发展。《咸淳临安志》记载，太学生在籍1700余人，其中上舍生3人，内舍生260人，外舍生1400人，国子生80人。国子学并没有消失，仍然依附在太学的体制内。阶级的意识是强烈的，他们时刻需要身份的彰显。南宋光宗时，有人上疏要求于“太学内辟一斋”供国子生“处之”。他们不想与下等官员或庶民子弟混同学习，但这些都自诩高贵的国子生终没有什么建树。

南宋时，倒是书院繁荣起来。北宋时就有应天府书院、嵩阳书院、岳麓书院、白鹿洞书院盛名于世，一番战火劫掠，尽成残垣。宋孝宗淳熙六年(1179)，朱熹到南康军任职，即命令修复白鹿洞书院。书院修复，他亲自制定学规并执教，提出学有五序，即：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把儒家的“学而时习之”具体化，学习育人，学习塑人，学习圣人。他特别强调“笃行”，认为笃行的标准是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惩忿窒欲，迁善改过”。笃行之端，起于修身，修身之要是“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。说到底，教育的宗旨是“德”为先。